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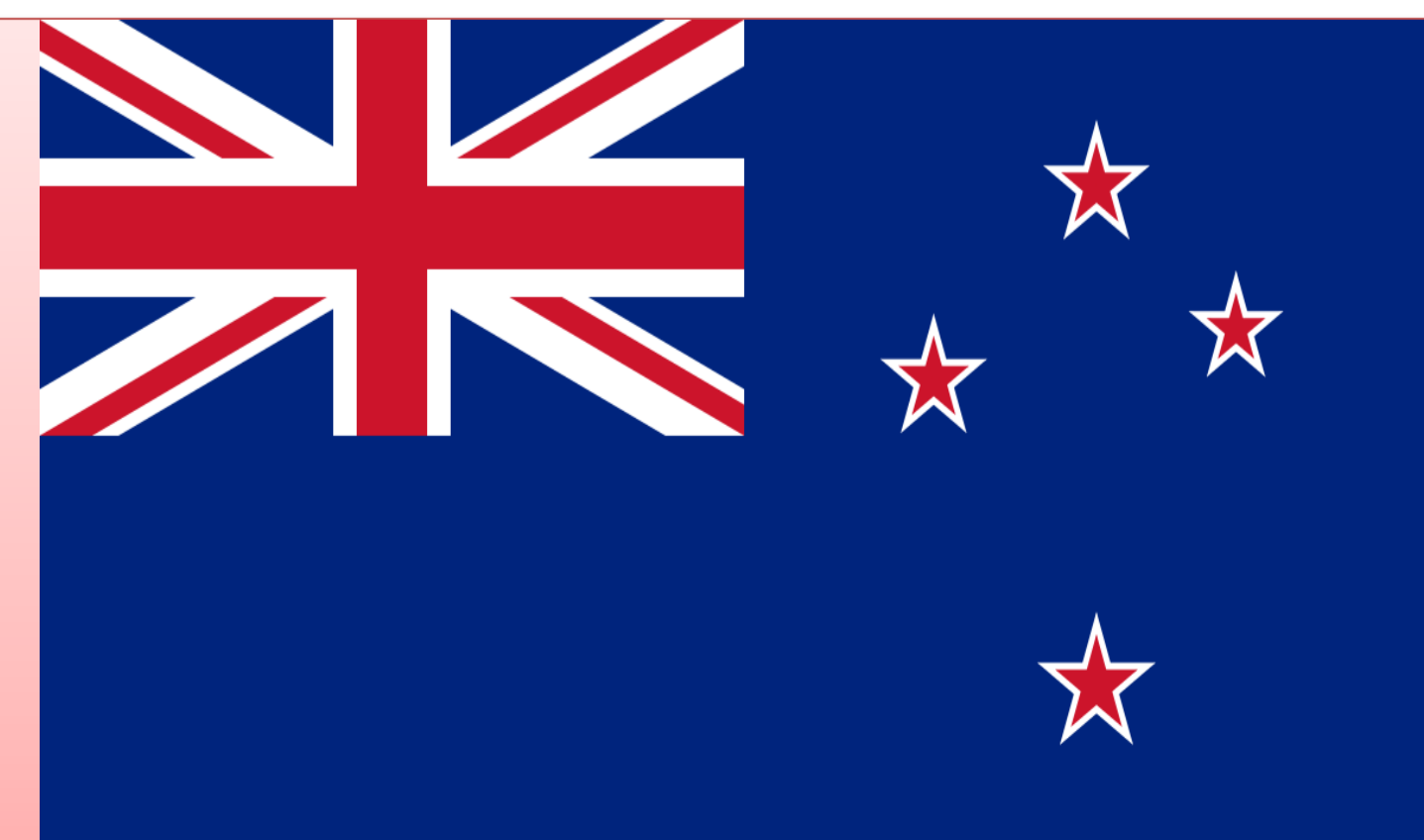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sport of New Zealand is rugby. Boys and girls usually learn to play at school. There are 15 players on each team, and the uniform is a rugby shirt, shorts, and long socks. Sometimes people wear a special hat to protect their ears. The national team of New Zealand is called the All Blacks and their uniform is ... all black! At the start of every game there is a very interesting tradition-the team performs a traditional Maori dance called the Haka. The Haka is a war dance. It is supposed to scare the enemy-or the opposing rugby team.

Blacks and their uniform is ... all black! At the start of every game there is a very interesting tradition-the team performs a traditional Maori dance called the Haka. The Haka is a war dance. It is supposed to scare the enemy-or the opposing rugby team.



位於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个島嶼國家。紐西蘭主要由兩大島嶼組成，即北島 (Te Ika-a-Māui) 和南島 (Te Waipounamu)，兩島以庫克海峽分隔，首都威靈頓即位於北島末端處，除此之外還包含了一些其他小的島嶼。山地約占總面積的一半，其餘為平原丘陵和平原；南島西部有高大的南阿爾卑斯山脈，最高峰庫克山，海拔3764米，多冰川和湖泊；北島東部地勢較高，中部、西部有廣大的火山區，多湖泊、瀑布、溫泉，湖泊周圍為平原；河流短小湍急，富水力。

首都：威靈頓
最大城市：奧克蘭
官方語言：英語、毛利語、紐西蘭手語



面積總計：268,021平方公里 (世界第75名)

毛利人戰舞 Haka



在毛利傳說中，太陽神Ra有兩位妻子，分別是夏季Hine-raumati和冬季Hine-takuru。舞蹈的始源，歸功於夏季為太陽神生下兒子坦那羅(Tanerore)。坦那羅為母親表演，從而產生了今天的哈卡舞。

毛利人哈卡舞的形態之一，以抖動的雙手表示夏季熱天所見的抖動的閃光；另外在舞蹈完結之時，舞者為把舌頭伸長，意思是扮演敵人被殺後，頭顱被掛在長竿上的模樣。

根據《維基百科》，哈卡舞(Haka)是紐西蘭毛利人的傳統舞蹈，舞者以誇張的臉部表情搭配嘶吼和大動作，過去當作戰舞嚇阻敵人，但現在也作為歡迎貴客和慶祝節日的舞蹈。哈卡舞除了



會在婚禮上出現，當紐西蘭國家橄欖球隊上場時，球員們也會跳哈卡舞，希望以舞蹈先發制人，展現球員的勇猛和氣勢。傳統上，哈卡舞由男性表演，間以女性背後唱歌，但現在已經有專為女性設計的哈卡舞，甚至連小孩的也有，反映出毛利文化的與時俱進。

波胡圖間歇泉 Pohutu Geyser

在羅托路亞的南部的華卡雷瓦雷瓦當地的毛利語為Whakarewarewa，為北島著名地熱保留區。地熱，存在地球內部的熱能，透過火山、溫泉等形成地表上的自然景觀。而間歇泉是因受到地下水遇地心岩漿加熱後熱水往上升，因內部冷、熱水無法順利地對流，壓在下方的熱水累積一段時間後噴發衝出，形成間歇性的噴泉且周而復始。在此區數多座間歇泉中，屬波胡圖間歇泉為最大，噴出的水柱可高達30公尺高，且伴隨著陣陣煙霧，在噴出的同時，站在波胡圖間歇泉旁，雙眼看著壯觀美景，皮膚充分感受到大氣中夾帶著微溫的細細水霧瀰漫，感受著間歇泉在暴躁的噴發後又帶點細膩的溫柔。



小綠人 Little green men

紐西蘭玉絕大多數都是綠色的。毛利人根據玉石細微的色澤及質感，分為四大類：稚白玉：灰白或灰綠色；碧葉玉：色澤深綠；青空玉：無瑕疵的湖綠色，色澤半透明；淚滴玉：色澤半透明或透明。前三者為閃石玉，後者為蛇紋石玉。紐西蘭玉的工藝特性與遼寧岫岩玉與許多相同之處，唯優質閃石玉的色澤略有差別，岫岩閃石玉呈黃綠玉，紐西蘭閃石玉呈湖綠色。

毛利人相信，一個地方的山、水、森林的生命力可以凝聚在石頭中，這樣的石頭叫做生命石，被毛利人看作是部落領地的守護神，常立於部落入口顯著的地方。產玉的部落，生命石就是紐西蘭玉。



玉人項飾，是紐西蘭玉器中最有特色的玉器，當地稱HEI TIKI，HEI意為“懸掛”，TIKI意為“人”，故通稱為“玉人項飾”，包含了毛利人知識、哲學、歷史與民族的特性，反映了毛利人獨特的文化傳統，代表了紐西蘭的形象，男男女女都可佩戴。

玉人項飾，如今以女性佩戴為主，寓意好運、財富、傳統，既是個人的獨特裝飾物，又是通心通靈通神的傳家寶。玉人項飾構圖，多為男性獨舞形象，雙手叉腰，雙腳並臃，左右搖擺，神情生動，可能源自毛利人跳舞時舞姿形象，後加以藝術提煉，形成簡潔明快的玉人項飾形象，成為毛利人、紐西蘭的文化標誌。

毛利人用傳統工藝方法加工紐西蘭玉人項飾，需要很大的功夫，工匠們使用堅硬的石頭、鋒利的貝殼製成的石斧、鑽頭、刻刀等雕刻工具，在沙與水的作下，打磨出玉人的外形，與中國傳統琢玉技法有許多相似之處。大多數情況下，玉人的眼睛是用鮑貝殼製作的，嵌在眼眶中。



原文網址：
<https://read01.com/am2RR5.html>

紐西蘭是一個羊比人多多的國家

紐西蘭世界最大的羊毛生產商約占全球的25%。主要使用在內部紡織品裡譬如地毯、室內裝飾品、陳設品、臥具和地毯。也被使用為羊毛毛線和羊毛毯。紐西蘭在農牧業研究和是領先全球的。畜牧業遍及紐西蘭，尤以南島地區丘陵地帶更為發達。在南島農場均已蓄養綿羊為主，在紐西蘭當局輔導下，所有草原均被充分的利用，開發成為最佳的牧場，平均每公頃的草地可提供25隻綿羊一整年的糧草。

紐西蘭綿羊的數量



1773年由庫克船長帶進了紐西蘭的第一隻綿羊開始。到1982年綿羊群成長為7千萬隻，因著紐西蘭的逐漸開發，綿羊數量略為減少，至2007年止有約6000萬隻綿羊，但是品種增加了很多。綿羊的總數量為紐西蘭人口的15倍之多。

紐西蘭傳奇綿羊 Shrek

2004年4月，紐西蘭一隻叫做史瑞克 (Shrek) 的綿羊被發現，史瑞克為了躲避剃毛，在1998年逃跑，躲進山區獨自生活了6年，期間身上毛髮不斷生長，等到牠再次被發現時，外型已是一般綿羊的3倍大，專業剃毛工人花了20分鐘，才將牠身上重達27公斤的羊毛剃下，過程還被全程實況轉播，令史瑞克成了全世界最出名的綿羊，也是剃下最多羊毛的紀錄保持者。

台灣動物新聞網：閱讀完整文章請至
<http://www.tanews.org.tw/info/8804>



瀕臨滅絕 世界上最後一隻公的北方白犀牛過世



資料來源：地球圖輯隊



圖為 2017年6月，在自然保護區生活的北白犀蘇丹。

世界上最後一隻公的北方白犀牛過世，讓全球只剩兩隻母的北白犀牛，現在，世界各地科學家正在想辦法不要讓北白犀牛就此絕跡。

蘇丹走了

今年 45 歲的公的北方白犀牛(後稱北白犀牛)蘇丹(Sudan)相當於人類的 90 歲，年事已高的牠除了肌肉和骨骼逐漸退化，也因右後腿的感染讓健康狀況更加惡化，在 2018 年 3 月 20 日，有鑑於蘇丹的健康狀況在過去 24 小時顯著惡化，蘇丹的獸醫團隊決定替牠安樂死。

現在只剩兩隻女兒和孫女

全球本來就只剩 3 隻北白犀牛，蘇丹的離世意味著現在只剩兩隻母的北非白犀牛娜吉(Najin)和芭茶(Patu)，牠們分別是蘇丹的女兒、孫女。



本月 8 號，一名動物看守員正在照顧兩隻母的北非白犀牛娜吉和芭茶，牠們受到非常嚴密的監視。

五種犀牛處境都不樂觀

犀牛是體型僅次於大象的哺乳類動物，一共分成白犀牛、黑犀牛、印度犀牛、爪哇犀牛、蘇門答臘犀牛五種，而動物保護組織「拯救犀牛」相信，這五種犀牛均面臨著瀕臨絕種的危機。白犀牛還有兩個亞種，分別是南白犀牛(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和北白犀牛(Ceratotherium simum cottoni)，而這次談到極度瀕危的物種即為後者。

數十年來盜獵猖獗惹禍

1960 年代，大約還有 2,300 隻野生北白犀牛分布在查德、蘇丹、烏干達、剛果、中非共和國，但在 1970-1980 年代，猖獗的盜獵行動讓北白犀的數量銳減，到 1990 年代早期，北白犀的數量已經屈指可數。一直到 2008 年，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 WWF)宣布野生的北白犀牛已經完全絕跡。

在動物園的牠們逃過一劫

少數北白犀牛能存活下來，有部分是牠們在幼年時被捕、並被賣到世界各國的動物園，蘇丹就是其中之一。

一直沒有下文 最後一代

2009 年，蘇丹連同現年 27 歲的娜吉和 17 歲的芭茶，以及沒有血緣關係的公的北白犀牛蘇尼(Suni)從捷克城鎮拉貝河畔皇宮鎮(Dvůr Králové Zoo)的動物園被送到肯亞的奧佩傑塔自然保護區(Ol Pejeta Conservancy)，希望天然環境能刺激牠們想要繁衍下一代，卻一直沒有成功。

7天24小時的全天候監視



natgeo Ol Pejeta Conservancy 1,994,557 讚 1 週前

擔心牠們受到盜獵者覬覦，這四隻北白犀牛一天 24 小時都在武裝警衛的監視下，不過在 2014 年末，唯二的公的北白犀牛蘇尼已經自然死亡，現在則輪到了蘇丹。在消息傳出後，負責紀錄蘇丹生活的《國家地理頻道》攝影師維塔爾(Ami Vitale)分享了蘇丹的照片，並在 Instagram 上寫到：「今天，我們目睹了一個物種的滅絕，牠們存活在世界上幾百萬年，卻無法在人類(社會)活下去。」

南白犀牛作為代理孕母

獸醫團隊已經先行蒐集了蘇丹的基因資訊，先前有關單位也蒐集了數隻北白犀的精子和卵子，希望可以把製作出的胚胎植入作為代理孕母的南白犀體內，目前世界各國均有團隊在進行研究，但是能否如此順利還是未知數。「保育很花錢，但復育更貴」

「你無法保證(試管嬰兒)可以成功，」非洲野生動物基金會(African Wildlife Foundation)的副主任莫拉比(Philip Muruthi)直言，他指出整個程序大約要花上 1,000 萬美元(折合台幣約 3 億元)，並說道：「也許在保育物種上，我們都學到了苦澀的一課。」「雖然保護(牠們)非常花錢，但是想要復育的成本還要更高。」

不是PTSD 敘利亞兒童的隱形傷口：毒性壓力



資料來源：地球圖輯隊

當有人經歷過創傷、重大災害、戰爭而出現種種負面情緒或反應，我們會把它形容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在敘利亞，連年的戰爭使得許多兒童出現類似的狀況，但他們卻不能稱為創傷「後」，因為敘利亞的戰爭還沒有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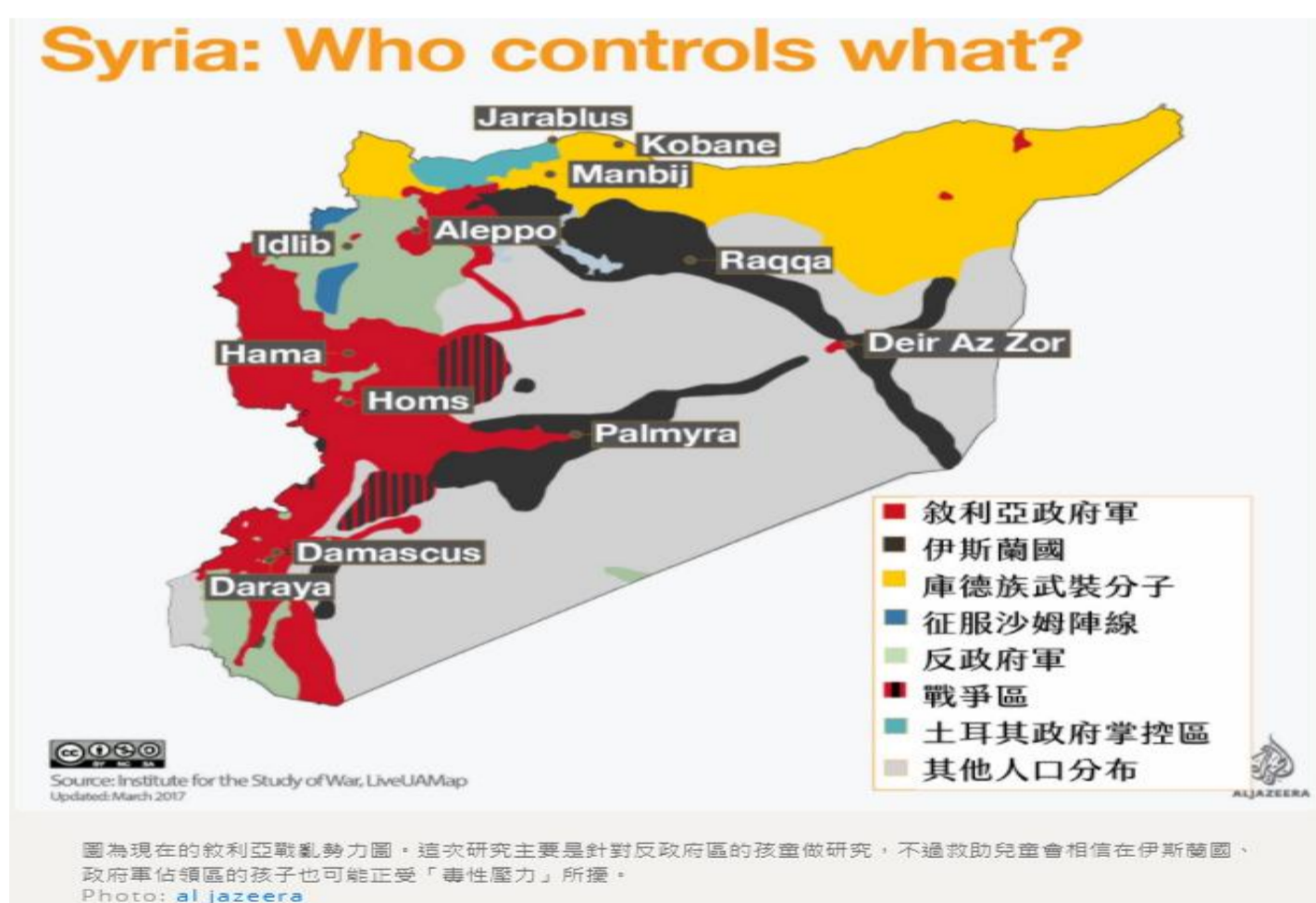
一份針對敘利亞兒童的調查報告發現，許多兒童因為創傷而承受精神壓力。

到達臨界點的精神壓力

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在3月6日公布一份調查報告，指出連年的戰爭使得敘利亞兒童的精神壓力到達臨界點，他們所經歷的那些「驚人的」創傷和痛苦，很有可能讓他們出現「毒性壓力」(Toxic stress)。

過去的創傷 造成身心失調

這份由救助兒童會的心理學家泊爾芙(Marcia Brophy)執筆的報告針對了458名敘利亞大人和小孩進行訪問，指出敘利亞兒童持續處在焦慮和害怕的毒性壓力下，出現作惡夢、尿床、害怕不熟悉聲音、嚴重情緒失調等狀況，也有人因此失去了說話能力或出現表達障礙，或是變得越來越孤僻。



長期處在高壓狀態導致

會有這樣的情況是因為這些兒童經歷了無止境的空襲、目睹親朋好友的死亡、日常生活被瓦礫解。讓這些兒童長期處在「戰鬥或逃跑」(fight or flight)的高壓環境，才會累積出大量的毒性壓力。

回應壓力最危險的方式 目前缺乏支持機構

哈佛大學兒童保護與精神疾病專家陳(Alexandra Chen)指出，毒性壓力可說是回應壓力最危險的方式，不僅會造成身心失調，認知能力更有可能因此受影響，通常持續的社會支持可以緩解毒性壓力，但許多敘利亞家庭跟公共機構正在瓦解。

日常生活不復存在 有如驚弓之鳥

弗雅斯(Firas，化名)的爸爸描述自己的孩子曾經目睹其孩子被殺害，從此弗雅斯常常在睡夢中尖叫驚醒，因為他夢到有人準備殺他。休聞工作者阿姆德(Ahmed，化名)則形容他接觸到的孩子一直處在緊繃狀態，光是移動椅子、門被大力關上的聲音都會讓他們出現劇烈反應，而這也顯示出他們對戰機、火箭聲的懼怕感。

有負面行為的兒童年齡在下降

持續的「毒性壓力」讓兒童出現自殺、自殘、吸毒等行為，而且這些行為的年齡不斷下降。敘利亞精神疾病工作員沙理夫(Sharif)在訪談中談及了一名12歲自殺的男孩：「他的爸爸當時受到汽車炸彈波及死亡，人們試著跟他解釋他爸爸是名殉難者(martyr)，現在已經前往天堂了.....所以那名孩子認為只要死掉就可以再見到爸爸了，他最後把自己掛在一條圍巾上。」



孩子們在救助兒童會搭建的室內畫室，除了精神傷害，戰爭對兒童帶來的另一問題是教育落後。

教育體系被破壞

此外，教育斷層也是另一大問題，有60%的大人受訪時認為失去教育是對兒童生活的最大影響。11歲的扎伊伊-納布(Zainab，化名)指出，他9歲的弟弟現在連1乘2或1加1是多多少少都不知道，很多人甚至連阿拉伯數字都認不得。在受訪時，也有孩子表示對於不能上學感到難過，但是他們同時也對待在學校感到害怕，怕課上到一半就遭到空襲。

不一樣的童年生活

不能接受教育、戰亂造成的貧困也讓許多未成年的兒童要工作討生活，甚至將部分兒童推向暴力和性剝削的邊緣，部分受訪的大人也提及他們看到年輕男孩被招募進武裝組織，未成年女孩被當作新娘的情況。



報告認為毒性壓力並不可逆轉，但是需要一定的社會支持與醫療照護。

「不要連未來也失去」

總而言之，長期的衝突讓敘利亞兒童時時刻刻處在恐懼和緊張當中，報告作者泊爾芙提到，他們希望可以藉由這些研究，讓人們注意到這些孩子在精神上出現的無形傷口。這些敘利亞兒童所受到的傷痛並不是不可復原，只是需要有關單位的重視與支持，泊爾芙寫到：「這些孩子已經失去了6年的生活，我們不希望他們連未來也一併失去。」